





嚴文靖公集卷之七

墓志銘

明故常熟令

勅贈太僕寺少卿蒼野王公

暨配董恭人墓誌銘

嘉靖之季年島夷自閩浙寇吳而吾常熟令蒼野
王公死之公北產勁直有勇而遇事果銳既第進
士觀禮部政屬北虜犯塞公即拊髀入白大司馬
請纓會有冊封楚藩之命公奉以往事遂寢
使竣吏部受符為吾邑令邑地雄政焚臺府常關

察令勸懈為喜怒而公自蒞任努力瘁心操持甚廉而幹辦惟敏檄書所委及諸獄賦案牘不待督促即已戴星決遣無滯停有所廢舉咸宜於俗御士民接察吏色常莊毅而人不敢干之以私一時邑中蓋脅息治也以其故剡薦于朝者凡三十餘人佇待徵擢矣一日忽夷警檄至民猶嘻嘻公遽為變勃絕意進取而惓惓以扞守為務日惟校閱士伍又選良家子各將其家屬至邑訓練而自挽強弓鵠射以教之署曰耆民兵時世治久官不

除戎噐而公猝冶金不集乃權畫輦佛寺中鍾千石者鎔而試之幾誤傷公首公不為懼又購夷弩弓刀倣製以禦之而吾邑城自滕國來其址久圯欲築之財苦絀適鄉富室譚獻其貲四萬公乃大喜亟下令鳩傭夫工盡瘁畚鍤而公晨車夕騎僕僕巡視風日中月幾三城已板三縮夜有報夷來燹劫福山鎮者民驚潰出窟城半虛公望之嘆曰寇來何速哉彼曉至見吾樓櫓不立必攀援上壘立陷矣不如逆之且示有備於是立部分其屬洎

鄉縉紳居守而自率者民兵逆於尚墅先鋒薄倅
李宗昭家人安者廣右產驍武最敢戰遂殺夷渠
魁數人夷果如公料以有備虞我而逋公還民潰
者亦還迎于市而公謂之曰汝等無狃勝夷必且
復來其尚速畢城工清野以俟明年夷果至是時
城南成而夷陰伏其黨城中厚集其醜攻東面公
乘城望見夷舞刀來射殪之而又使善弋鳧者從
城上弩夷弩加鳧微必中故夷應弦倒其勇者復
冒矢來薄城公則命善投石者投夷却之明日轉

薄城北又忽而西北乘山高巔以臨城勢洶洶幸
公搜得其所伏黨及為所向導於城外者親刃而
支解之尸於城上且齧其肉啗以示夷故夷失其
援畏而驀去又明日天大雨城新四崩夷乃復還
乘風縱火攻城北烟偪守陴者將散夷升壘在頃
刻而公亟呼民牢駐自頂笠衣蓑當城崩所補苴
之故城幾危而復安明日又追斬夷于三丈浦殆
盡夷亦自是被創誠毋復犯公彊明年夏夷乃寇
吳門公聞方噤指豎髮而夷忽載其重寶絰邑城

南將取道尚湖以入海公筴夷水戰不利乃激耆
民兵急乘舸追擊夷湖上而公自與鄉耆紳叅政
錢公泮為先鋒夷知公踵之乃即携舟搖拽過險
而先是數里潛登陸地曰尚塘者伏道左俟公公
至湖果不得夷而益追之及尚塘夷伏乃發突襲
公射公舟中公與錢公率麾兵前與陸戰戰頗捷
而公足適陷葦淖中遂遇害錢亦同殞焉嗚呼傷
哉是歲嘉靖乙卯五月二十四日也邇公之生為
正德甲戌四月十四日蓋父母各夢鈇星隊蒼野

中故公命名鈇而號曰蒼野今即公死考之豈亦
數之前定者歟公之將出兵也解元邑文川周公
夢兵還時乃輿神主入城懼以告公公惡聞而言
他竟不少却顧而出生還之兵述公瀕死目且瞑
矣猶尚疾呼舟子急沉火器勿使資寇嗚呼公之
捐軀任事心不忘公可不謂之死靡他者歟撫按
諸公以聞

天子贈公官為太僕少卿官其子佑汝錦衣衛世
襲百戶立祠邑中春秋祀以少牢世世勿絕蓋公

年僅四十有二而公之貞忠大節名垂竹帛則有
千萬禩不亡者矣公本浙之東陽人為五季時禁
陳將軍安後入國朝有諱通者以閭左籍順天
遂家焉通公大父也生睿睿娶部繼娶和生公公
性最孝友少執父喪不入閨不茹葷哀毀踰禮事
和夫人色養志養無所不用其至處三兄怡然而
遇同母弟錐恩義尤篤公於綱常大誼堅植不回
蓋其天性也公配董恭人父某母某亦順天人生
有慧質禔身淋慎其事舅姑而養生送死之必盡

其誠也克配乎公之善事其父母也其處娣姒而
無間言也克配乎公之善友於兄弟也公居官清
白囊無騰貲而恭人甘之公之歿也上下數口至
無以資其生而恭人拮据其間以慰以撫罔弗賴
之恭人可謂與公合德而相助以有成者矣公以
死勤事本以為吾邑之民而吾邑之民亦傾戴之
見公家人力不能還而亦不忍其還也乃留公之
弟若子占籍吾邑請諸上官為之致第致產爭先
恐後以効其報此亦可以觀公之得民而民之易

以德感亦可見矣而公之後今遂為常熟人恭人
生於正德己卯二月初四日享年四十有九以隆
慶丁卯七月初七日卒公子二長佑汝即世襲錦
衣者娶單次輔汝邑庠生娶李女三東陽庠生張
汝經永康太學生徐啟成吾邑周錫禹其壻周即
向夢公不利出兵者解元公之孫也而張已亡孫
出佑汝者曰用材用棟輔汝者曰用楫聘俞而女
皆幼浙暘谷王公之令吾邑也捐俸賻公又為公
擇善地于拂水巖之陽因與經營焉佑汝以侍衛

京師不得歸而輔汝奉以牀父鏃命卜以某甲子
某月某日奉公與恭人並壙以葬余門人御史大
夫世寅徐君往在南臺嘗持疏表公之烈頃又狀
公之行而公弟率輔汝持之謁余請銘公墓輔汝
因泣謂余曰吾先子與尊翁先大學士心萱公最
善而心萱公裨益於吾先子者亦不一而足今姑
據吾所記聊述其兩事之大者當城議方興而人
傍城以居者懼有所妨奪乃多陽浮愆慝而陰實
阻之吾先子以為慮心萱公新置氓廛若干直不

下數千金慨然捐之以語吾先子吾先子以心萱
公之率先里人而餘可樂赴也遂忻然銳意克就
城事假令心萱公恠弗肯捐而衆皆附和同然朋
興流言吾先子且柰之何哉海上巨盜某者負險
以逞亦既有年而捕久不獲吾先子患之欲撲之
則恐徒勤兵欲招之則又懼其不來謀於心萱公
心萱公謂吾能招之吾先子大喜躍曰此吾心旌
日夜搖搖焉者若可招來海上民可帖席且無滋
蔓而吾之威重亦可無損矣心萱公唯唯則手書

數語使家僮齎諭此盜家僮憚不肯行心萱公力
強之去三日不返家僮之妻子皆號泣謂不知死
所矣夜分而家僮還報謂盜已約日款伏及期果
來請罪于公庭吾先子釋之因訓誨而用之蓋不
費斗糧不煩葉舟而潢池之氣弭焉乃其後禦夷
挺身奮勇擿奸誅謀多得其力是皆吾先子計安
百姓真切惻至之心而藉心萱公之成之也夫心
萱公成吾先子於生前而公豈容不彰吾先子於
歿後乎余聞其言嗚咽不能對乃稽首受命揮淚

而為之銘銘曰

維南有畿國鼎所奠吳其北門虞也志縣匪茹夷
醜蹂躪我疆毒稔虔劉鯨喙獸驤顯允王公有文
有武 帝命尹縣曰誰余侮衛民設險爰作我城
百堵言言寇至可嬰蟻附兩傾力幾不守公扞以
身固轉如阜狼暉之勇滅洪之忠攢斧雖膏 國
賴膚功 聖主褒嘉登銜錫爵廟食春秋報匪公
薄西巖鬱鬱雲木鈎連伉儷雙埋壁奠于闐節槩
威稜過者必式尚有餘休以貽燕翼

明故四川叙州府通判三井程公墓誌銘

養齋子曰余讀武舉程君度所作父狀誠不能不
為之閔然而咨嗟也度父諱大經字可權別號三
井少與余同從塾師遊長與余同薦於南畿而偕
計北上則日與同載同邸情好契洽積有歲年而
知公為最深蓋公實有邁人之資書過目輒成誦
不忘且無論綴文即戲為工技亦巧若郢斲而閭
閻之情世俗之態多所諳曉至於都會輻輳屠販
市直亦莫不纖悉而知也因念母老亟為祿養計

遂謁選銓部官拜縣令得廣之樂昌廣饒省也而樂昌則三廣之交其地岬險而介于徭且錯之以宗藩宦於其土者徃徃隨豪計為貨賄所餌輒被緇染桀黠事即露受制於私而莫敢誰何蓋相沿以為常公至則矢志砥礪一切屏斥而人不復思以苞苴溷也廉於境內得其首惡元愼跡彰彰素著者按置之法而其餘則導以嚮化倣使自新私楨利甚鉅廣人每假藩府行賂以冒禁而否則撼之以勢公皆屹不為動持其禁益力而竟公之任

無竊冒者闡帥勦賊於大羅山公承檄橫過其衝而賊不得奔其徭嘗擬道樂昌寇鄰邑公選徒練卒多設方畧而夙於繕備徭聞之寢其謀遁去然公之聰明雖能燭幽而至於行法則不事刻覈邏卒周其者捕得盜數十人欲以徼功公鞠之乃誣執良民耳無尤證也立脫其械蕭某蘇某者罪已議誅死謫戍者也決遣之頃公心疑之為訊得其寃狀立平反其獄俗工於釀毒每以自斃而誣坐富人公徃徃剖而湔之蓋公威德相無時出善用

而人畏且懷卒多帖服向之負固者聞召輒來向
之逋賦者先期而輸即雜夷獷悍久阻聲教而以
公制馭有道亦徃徃感悔而馴也胥吏聽令受成
即欲舞弄文法誑之以其所不知而不能廝隸第
日呵擁出入給役而已而田里之間初不聞有追
呼之擾諸所興利除害教育拊循無非所以便乎
民者以故下有青天之謠而上官待之禮亦殊絕
每入謁留便室竟日諮以庶政即藩臬大吏殿最
績課謂公忠信可憑亦密以詢公於是遂交章薦
之僉謂必擢公以不次而不圖銓部竟東於資格
直還公通判叙州府耳去任之日士民爭攀轅而
號饋獻報德者老稚載道公諭之曰欲有所將者
雖汝之心而終不可奪者則我之志也却之遂行
而士民競越境遠送臨岐相向泣別而去其後廣
人有商於吳者猶眷眷於公而起居者相屬嗚呼
此不可以強而要也公入庭闈見母大喜計遂欲
終養不顧之叙州予在都下聞之亟移書勸之行
無何而公忽遘疾逝矣蓋再閱歲而余終握銓部

之柄論者率謂公不逢余以嘆之而余則謂余不
逢公而所為閔然而咨嗟者匪獨以驩好之故也
夫官之設也本以為民而親民之官莫若守令守
令而良民斯安焉民安而天下治矣是以余在銓
部惟守令之為重而孳孳講求亦惟良守令之為
先然而守令之良者即四海之大不能數數有之
何者士能修藝應科試矣不必能知民瘼知民瘼
矣不必能習吏事習吏事矣不必能端潔其身平
恕其心酌裁乎律與禮之間而務協乎天理人情

之宜以安乎其民故苟得若而人余則汲汲乎擢
用以風之蓋嘗乘大計之後藩臬大吏咸集部中
余令各舉所知拔其卓卓尤異者疏請超等擢之
亦幸有十許人當是時也假令公不逝而尚官則
公正余之所深知者夫何待乎人之舉之而超等
之擢公豈不優選其列乎柰之何公不少待於余
而余遂無從得公耶是孰為不逢者哉是孰為不
逢者哉公薦於倫理孝友天植父雲樓公蚤沒公
恨不及養語輒痛慕不啻伏臘雲樓公配王繼配

褚公則褚所出也公念母貞守惟艱順志承顏務多方悅之而日率其婦盥以醴隨之者甚具晨暮必詳候安否時於夜分往撫其衾枕懼其或薄或有歎及而寢食不自逸亦不少懈也公從弟相山公亦鄉舉士初公亦嘗與之偕計矣舟行至徐而心忽旌搖公拊其膺怛然曰得非吾母病乎遂不北而歸歸而母果病已數日公皇皇巫醫而母病尋愈其赴樂昌往也請母與俱母以老不肯行則以產盡屬之弟雙井君以養母家人至詢及於母

未嘗不潸然流淚也公姊二人弟亦二人待之甚厚所得俸餘時以領之而發由悃誠絕非矯飾公心事洞達而言動爽直秉道行誼其所樂談而所軒輕乎人者惟公其尤所欽愛者晚節末路之克全者也蓋余與公處者甚久而其所警教余耳熟之猶宛爾如昨然則公吏治之良夫固出之有本者歟而豈直智効一官云乎哉公先河南人將仕郎八三公者隨宋南渡因占籍常熟公高祖式第進士仕職方主事土木之難以扈

英廟蹕死之 朝廷蔭其子勉仁而勉仁以讓其弟嵩後仕至延平府同知勉仁公生海屋公海屋公生公父雲樓公諱鉞而工部尚書希軒公則公之從曾祖也公生於正德甲戌二月十七日歷春秋四十有九其逝也為嘉靖壬戌三月廿九日配韋繼配黃生四子長即武舉度娶沈庠廩生十洲君女次康亦業武娶盛漢陽守劍岷公女次廣邑庠生娶周鄉進士文海君女次虞娶徐庠士范山君女女二長適譚國楹太學生鑑湖君子次適邑庠生陳欽讓國子祭酒琴溪公之孫六學生筭澤君子也孫男六度出者曰育仁其二未名康出者曰得仁曰依仁廣出者一未名孫女三康出者諾金餘幼未諾度等卜以萬曆四年正月十五日奉公葬於城東之新阡過余拜而請銘思昔南畿之薦四人公逝之後而繼之者為北源金公蓋逝者半矣而余與三吳張公存者亦半往年余既銘金公墓而公墓之銘今又以屬余嗚呼余安忍銘之乎然又安能不為之銘之乎銘曰

言公之業雋也文學非不長僅舉于鄉言公之筮
仕也政績非不峻僅倅乎郡言公之寄世也稟非
不碩守非不力僅不為夭云爾而曾下壽之不獲
夫若茲者將悠悠者莫之尸乎抑茫茫者弗可知
乎然不豐於其身必將不嗇於其子孫是則蒼蒼
者有定之時乎斯丘公歸我銘慰之公其可洒洒
怡怡而永即安於斯乎

明處士耻齋邵翁墓誌銘

耻齋邵翁余祖姑丈也其人非今人盖古篤行君

子云邵氏世居常熟蘆蔭村以農起家勝國時有
諱寶字道貴者於翁為高祖敦本修德鄉稱善士
生二子仲彥臯贅盛氏始居城北以信義致雄貴
邑有邵巷自此始彥臯生源源生楫寔維翁考遊
邑庠有志行學者稱為守齋先生語具門人徐昌
穀誌中翁之生也稟受純茂器識端謹八九歲從
里師受小學聞古人嘉言善行便知嚮往稍長受
語益諸書每見孝弟字義欣欣慕悅常涅孝弟二
字於左臂已又刻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字懸於

胸臆以志不忘蓋其天性若此我曾祖德杏公有
人倫鑒器翁以我祖姑適焉祖姑母朱夫人性嚴
重閑家有則祖姑似之既適翁相莊以德有冀缺
氏風家貧教授里中能以師道自尊闕里有孔朝
綬者作宰松陵其人宣聖裔也而賢為其子擇師
聞翁名不遠百里走幣迎翁翁於是賢聲益起而
一時名族欲善其子姓者爭延致焉翁偉丰儀謹
進止廉潔好修直心自許常稱曰我心具天理循
理即敬天不順我心理欺天莫大焉學者望而嚴

之多所成立性喜讀書年逾古稀猶不虛寸陰兀
坐一榻研訂經史衣食僅僅給不以縈懷怡如也
翁見輓近世民習於偷鮮敦行者慨然憂之行而
過古賢人之廟及忠臣義士孝子烈婦之祠若墓
未嘗不顧瞻徘徊也見匹夫匹婦有一善未嘗不
喜動顏色咨嗟歎賞也給諫沐暘王公死靖難事
節甚偉人初未有識其墓者翁一日於草萊中得
之嘆曰此賢人之隴也可使蕪沒至此乎亟題碑
以志其處又憫公無嗣聞有族人在田間者徒步

數十里外求以為公嗣時鄉賢子姓多行賄乃得
嗣其人貧聞客至慮有他匿弗肯出翁好言慰之
乃出而烹伏雌以餉翁翁笑曰烏有潔廉人而食
人伏雌者乎不嘗一臠而還邑有賢令楊子器欲
知民疾苦而無由也時時造翁詢訪已欲委翁以
賑饑事而難言翁心知之曰此吾事也不憚勞瘁
家至戶察見民釜中多野菜蘆蕪至捧之以泣而
所全活甚衆家近市鄰有倚門者家人偶從假浴
器翁就浴矣詢知之遽躍出曰汚我汚我戚有夫

天家貧而誓守志者翁聞亟往拜且泣謂曰饑死
事極小汝勉之即饗殮有不繼其雖貧當分半菽
以給汝矣翁嘗曰余平生遇糞穢不作唾所唾者
行不芳潔人耳又曰平生口不擇味惟鯧魚則不
以沾唇醜其淫也翁大節不可枚舉而即此數端
操行亦略可覩矣翁所著述最多要歸有益於世
不為浮艷談今存於篋者有皇明啓運錄餘稿散
逸翁諱相字文吉母朱氏生於成化辛卯十一月
廿一日卒於嘉靖乙卯十月廿七日享年八十有

六前六十時有司禮請鄉飲翁褒衣博帶儼然大
賓位者二十餘年士林倚為師表或策杖游行里
中見者莫不辟易讓道蓋樵牧胥史咸知翁德云
子二人長在娶丘繼張後公一歲卒仲堅有父風
事翁色養備至侍疾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數月
人服其孝娶顧繼葛孫男一人昌鉏娶錢名出翁
所自定曰吾欲其老犁鋤以昌厥後也孫女二人
一適吳應恩一適錢汝義俱仲出余為弟子負時
謂翁為古人中人既而宦京師不得數數見間歸

謁翁翁老矣常語余曰其耄無似無足為子道者
所庶幾者其此心一念不欺天乎若乃聞人之善
若已有見人之疾若已病不義之物去之若浼許
人以諾生死不移此數者雖或未能不敢不勉即
一旦填溝壑不識可托重於子以垂不朽乎夫翁
所自道若平平無甚卓絕然非信道力行君子烏
能及是哉翁之葬有日月翁之仲子寓書請誌夫
以翁之賢翁不余命余宜誌翁况又翁意久屬於
余者耶願余不文不足以揄揚盛美且知翁素不

喜諛不敢為諛墓之言以拂翁志聊即翁之所嘗
語余及余所諭知於翁者以誌諸石而為之銘銘
曰

混沌之鑿兮知巧斯訐璞瑜遭詬兮雕琢為工無
懷而下兮邈矣淳風直生全理兮誰其似翁絳帳
河間兮庶幾文通鄉閭矜式兮太丘比蹤緼褐無
華兮令聞則隆寧論人貴兮天爵維崇一言一動
兮作訓羣蒙俯仰無慚兮浩氣如虹既耆而耄兮
天年令終有子有孫兮可以無恫卜藏山麓兮旺

暖斯鍾無芻與牧兮君子之宮

明故處士春園顧翁暨嗣室朱孺人合葬墓
誌銘

昔在天順中少保太倉毛文簡公之大父年且老
有術者相之曰子貌當達顧今邈達時尚遙以歲
計之必也其耄乎文簡公之大父掩口而笑曰若
是則吾骨且朽矣居無何文簡公生遭

孝廟掄魁及第是歲其大父年果耄又若干年延
百有十歲有司為致優老之典及暨人瑞坊以表

之歿贈官如文簡公好事者或筆而傳之今以觀
春園翁所邂逅一何類乎春園翁之先在宋有為
節度使者自汴遷蘇之長洲而春園翁昆弟承世
醫澤皆業醫初家常熟與余同里閉以醫有聲翁
少時嘗有一術者鑿翁貌謂其修偉而癯法當貧
年至耄乃達衆與翁亦如文簡公父咲之其後若
千年而翁家果不給又無兒年且半百始育一子
稍長用經術造之而為郡諸生因遂遷郡城年適
八袞而子領鄉書又越三年成進士於是始訝術

者言不誣而目為異物矣進士即今梁材也既登
第在京師分曹視政銓部將授秩竊計之曰嗟余
大人薦老矣梁材即幸被任使例可得恩爵乃大
人則實薦念余余歸得日侍卧起饌飲食怡愉終
其天年亦

上恩也奚必以爵為於是不暇及寓書白翁即日
疏白情事

上憐之為下俞旨而京師薦紳皆為改容稱嘆製
詞餞之者絲若梁材信才且孝矣哉而歸吳頃之

會

上有高年賜級之詔郡守蔡侯行鄉飲酒禮于郡
膠曰非顧進士父不足辱乃遂致仕者服令服之
而延之飲郡人榮之壽至九袞乃歿方術者之被
誚於春園翁也術者又就熟視之曰君後固應爾
但達祇應得服飾而家可儕中人夫為進士父居
三四年所何患無爵以其祿鶩產殖豈徒中人而
春園翁竟爾則知人富貴有數而史家所傳方伎
非盡幻飾也翁諱某字某大父某父某母某始娶

吳繼朱即生梁材者梁材娶某孫某某娶某翁以
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朱年少翁若干歲而卒
先翁一歲翁之卒語其子曰第葬我郡近郊故梁
材奉治命卜域郡西鬲丘山東歲字圩之原而以
是歲萬曆丙子十二月某日合母朱葬焉先期撰
狀自郡中衰經詣余以銘屬狀頗着前事而末稱
翁事先虔朔望謁廟歲時致享必呼其先人若孩
孺然上食立必踰時子弟或跛倚而翁自肅若家
雖貧能持忍不輕以貸于人配朱幹室勤老猶辟

麻桌為家人治暑服及縫紉不懈梁材第欲余書
此於石其他事行則悉云具家傳矣夫為人子者
孰不欲侈親美為溢實之詞頌侈之愈多而人之
信之者愈寡梁材之所措慮者深矣而况其考若
妣起蓬衡克令其子有成即不侈其賢孰掩哉余
子治頃居郡邸而梁材方徵其女為子婦號有姻
誼其為親請也余欲辭之得乎乃遂以著銘而其
遇術者事他日史家容亦有筆之者銘曰
人有云蚤發先萎大器晚成此在人之福亦然而

豈徒論夫勲名以翁譬之若璞具瑛誰物色之惕
然以驚曰八十齡而始重寶價與連城蓋術者之
譚生也固如著斯告如燭斯照而其卒以往身之
餘富餘貴子之可公可卿 綸頌自 宸而黃焚
於瑩後趾之者烝烝繩繩繫有德者必食報於冥
冥而君子之以理推也視之術者之以貌鑒也不
尤有神明焉者乎

明故陰陽訓術朱君墓誌銘

虞山之陽陰陽訓術朱君之墓在焉蓋君所自營

也嘗徵余作生誌而未果君以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卒以其年某月某日葬而其所嗣嗣為陰陽訓術曰衮者乃承其父志謁余徵銘余為誌而銘之其誌曰君諱璧字廷美余同里人也少孤窘不能自立於是習販而君善心計凡所歷貨能審其直重輕逐時低昂父之樹其家遂以貲雄里中嘉靖十五年有詔輸粟拜官於是以例補邑陰陽學訓術初令下約每郡縣不過補若干人而訓術於邑為有司屬又綰章也非如空寄銜者豪貴

家子弟爭欲先得君意重迂之猶豫未定方夜坐深念忽座左若有曰汝第往者君顧視之未有人也頃之又聞座右曰第往視之亦無人君怪之為起曰斯事無乃神我襄乎則又聞稱第往第往者三於是君即其夜買航入郡治投牒而邑中人猝未有或先者君以故得最先拜其事實甚異君既拜益砥礪自奮力屈首習職業冀表見於時於是邑大夫有所公委或部使者行部至邑承令臺側而君雅愿馴能趨時又足辦所欲為樂見庸於上

官不避煩勞即公務叢集無不立就緒於是邑大夫謂君材也悅之加敬禮焉而邑中人始於是知君邑巫隸訓術歲餽繒粟雞酒約可數百許冀得芘弗為禁以為常君曰吾既已饒矣而復此艱也奚可乎即榜諭諸巫一切却絕之於是邑大夫又以君節廉也移文旌之邑有道梓堂鄧先生與余亦因為說嘉且勵之而君之賢聲於是又益彰矣梓堂鄧先生之修邑乘也邑大夫命君董梓事事竣而載君名於後君覩之喜謂余曰吾始徒望成

家安望沾任秩哉况乃附名青雲得不遽朽乎既而曰吾聞古之人富好行其德吾今為造物者所厚苾而碌碌未有所興舉令異時里中有所述也不能無醜面目其若何乃可余因謂曰人茅患無志志立則無不可為者施惠振急惟君所行耳當是時君益銳意力行善矣余既別君偕計入京遇里人每寓問君所為第聞君所嗣亦以例補訓術居無何又聞君病一日余方宴客君訃忽至余不覺大愕為泣下沾裳客亦為離席問余所為悲者

為誰余既以君對且曰吾非敢浪悲也誠謂朱君有志上向惜其遽已耳蓋客既去而余復為悼歎未夷者經旬月云君恨蚤喪父不及養養其母甚力毋復喪也連日夜哀號絕而復蘓者至再三聞狄梁公嘗望白雲思其親乃扁所居樓前楹曰雲軒以志所思因自號雲軒子其孝如此其說具余所作記中君素有機智遇紛厄輒能用計解脫余居與隣時時聞君自言余不殫述述其一節君家賈所主也有一人貫賈貨賈徵所逋價急其人不

能償乃謀諸善訟者夜集其私黨詐為賈音聲叫槌其門碎之又自壞其器物明日以聞於官曰賈無能皆其主所為欲以誣君君馳視之其人舉所碎門及其他物被壞者來君見其門與其戶新舊大小不類忖曰彼新門且未碎此直他戶舊門耳即潛以尺量所碎門遣人以計往較其戶果絕相懸君喜得間默不發候其人舉所碎門入邑治門不可竄說乃笑謂其人曰汝何謀之鄙且拙耶汝欲誣人乃小有所惜先自陷乎汝所碎門乃他戶

門吾已較而得之汝今則謂之何其人計窮不能
對乃叩首自伏君竟不為所誣其他多此類焉蓋
晚而折節自飭每稠會中必詭縱其言語或動容
間有弗協矩度歸輒追悔掩戶向屋隅自搥呼其
名詈曰璧何乃若是舛也人今殆璧噍矣君心甚
虛雅樂聞善言余家大人與余或有所告於君君
未嘗不為善也善也而亟於行嗟乎信有志哉若
人而胡乃遽已邪君大父曰孟洪母沈氏以成化
二十三年正月初二日生君娶馮氏實以勤慧助

君生殖者側室陳氏訓術衮即其所嗣娶袁氏邑
校士之女馮氏生女一贅壻程鑰程固世家君蓋
特為其女相攸孫男一名文德其銘曰

溢篋鑿染熾則致而蓬累繩樞忽珂且綏未縣畧
儀爰察躔離變化有概竒滕文持教誨爾子式穀
似之達識遺安厥亦胡危生筮一丘歿乃藏斯曷
闡其潛我有銘詩

嚴文靖公集卷之七

嚴文靖公集卷之八

墓誌銘

明封太常少卿心椿陳公暨配呂恭人墓誌
銘

邑河東之陳著閱望者舊矣頃代以通顯聞者為
韶州別駕一鶴翁為重慶守愛鶴公為太常少卿
兩亭君而封太常心椿公諱策字獻可於韶州翁
則子於重慶公則兄於太常君則父而所以成其
父成其弟成其子而愈益恢振其閱望者則封公

也韶州翁儒時環堵蕭然無以為家則命公治生
公則為之治生韶州翁偕計而拜官則以俸貲畀
公仍命治生公則仍為之奉以治生始者重重給
耳既有所藉矣則于以蓄畬于以堂室率其家人
肯構肯播本業是力而家漸以起重慶公太常君
質並穎敏公見謂青紫可芥拾則教使習稅邑兩
章氏永州守祭歸化令宗實其未仕也有聲邑庠
公延為塾師凡其所飲食饋問必精且腆以感其
心使日勤於訓迪已又集邑時髦數相與為文會

而弟若子之稅於是茂進試輒壓時髦公詣韶省
親而具以告焉韶州翁喜曰吾後幸既有人吾又
何戀五斗為哉遂解組而歸公則奉以怡老而弟
若子亦先後第進士矣方韶州翁學微公何所賴
以轉志于學迨韶州翁仕微公亦何所賴以轉志
於仕韶州翁在宦邸而重慶公家居父即欲以詩
禮傳子而不在庭也子即欲聞詩禮于庭而無所
于趨也微公則父欲教子之心孰與體之是公之
成其父若弟也乃若教太常君則尤有大焉者太

常君初試為永豐令公教之曰勉盡令職永豐令
即烝烝吏治卓有異等之效遂以廉能為天下第
一而有詔徵拜給事中為諫官公則又教給事中
曰勉盡諫官職給事中則讜毅敢言亟進皂囊最
後批鱗論攫權者非其人欲罷之被逮杖闕下公
謂兒癯不能勝杖初聞亦慮之既而曰兒即死死
諫耳榮矣給事中譴還居無何有詔起敢言者而
給事中重離公不欲行公曰聖天子天地恩厚即
若不死其恩何量况召用若乎此正若報國之日

胡濡戀我為給事中乃復赴瑣垣久之遷太常而
請告奉公于家朝野輿望咸屬焉是雖太常君所
自樹立而何者非奉公之教以周旋也是公之成
其子也則又不翅一第而已公之孝友根于天性
韶州翁初娶於金生公繼娶於徐生重慶公及郡
陰陽正術公公失金安人時纔十齡耳輒已躡躡
號慟絕夕始甦如成人矣韶州翁遺養其哀毀亦
如之因自號心椿以志永慕即奉繼母徐亦生順
物戚不少替也一果瓜未薦先寢不敢先嘗歲時

上塚年即遲慕矣猶雪涕霑裳生平綜財而義之所重財即輕焉受韶州翁所畀而一錢尺帛不為私蓄徐或妄意公乘間諷韶州翁而韶州翁篤信公弗聽也已舅弟析產公出產籍指示兩弟曰某田地善弟可擇取之吾第取弟之所遺者他器物亦稱是嘗奉韶州翁命買郭西田數十畝業受券矣邑豪某欲攘之出不遜語公遂聽之弗與較頃之豪死而其子持所攘田仍售乞直公厚償其直而更餉其孀以緡錢諸凡所償產直蓋無不過厚

者自奉不華侈而每振人之急貧交跡昆弟徃徃待以舉火族人亡嗣則祠其主而養其孀太常君捷鄉闡檢篋中貸券子母約數百金一旦焚之以溥惠於鄉人公年且七十與側室包舉三子太常君懼公復以生計勞其神也願以前所受公產析以授弟公曰吾鄉所畀若者皆若王父所貽吾不能為若益而柰何又損若乎蓋秋毫不以煩太常君一如前所以治生者為其三子殖焉而亦未嘗孳孳於非望也公素悃悞坦易不柴柵其內亦不

町畦其外然聞人有善則動色稱嘆所親有過輒
面叱之或談及怙勢飾詐桀猾宵人則豎髮裂背
怒勃於色邑舉蜡宴以大賓禮迎公公一強赴之
若欲以私恩邑令丞而有所干公公拒不應也公
之疾革也呼子若孫來前訓以大義若忠孝若勤
儉皆關於立身立家者而以心為田之訓則尤諄
諄申之箴且易其語大率類寤不可悉曉第曉其
趙叅藩有好兒之一語叅藩兒蓋謂太史君也好
者好其骨鯁也嗚呼傳所謂得正而斃者公之謂

矣公元配呂恭人其從王父麗水令中村翁與韶
州翁善遂以恭人字公恭人既歸屢勉有無佐公
起其家又佐公教其弟若子凡所以飲食饋問乎
師友者多恭人脫簪珥以助其費也繼姑徐安人
還自韶而恭人事之惟謹徐所生女及已子介婦
徐則煦嫗憐之而獨無所悅於恭人恭人日夔夔
必欲致徐懽且拮据井臼間甘與婢子同勞不懈
益虔而曾無懟意待徐女及兩姊每迂其身以下
之而必厚必和而重慶公配孫安人與恭人乃更

相得孫嘗為恭人從容言于徐曰呂姆心行純白且陰重不洩閩中語也於是徐意為之稍解而竟亦不得其懽嗟乎王繼母朱不慈於祥謂為前妻子嫉之耳祥婦何辜而亦株連之受凌轢耶孝如祥而子職是共固宜祥婦而亦順朱不違則難能也以覽之賢為其兄而調和於朱固宜覽婦而亦為其妯而數以身代則尤難能也吾茲有概於恭人姊如間矣雖然設令王之母非朱也祥夫婦之孝與覽夫婦之賢其孰從而彰哉今之陳猶昔之

王而太常君亦何重惻於恭人之所遭乎韶州翁諱復韶州翁父曰慎修翁立慎修翁父曰甘拙翁永吉甘拙翁父曰碧溪翁元謙之數翁者所謂著闕望於邑之河東者也公凡三受封一命永豐縣知縣再命給事中三命太常少卿而呂恭人亦由孺人歷今封焉恭人父曰璫母曰朱而余母一品夫人於恭人為姑其闕望亦埒於陳者也公生於弘治甲寅年十月二十七日卒於萬曆丁丑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享春秋者八十有四而又素健康

恭人生於弘治戊辰十月初六日卒於嘉靖己酉
四月二十四日得年僅五十有四子四長即太常
君瓚娶貢士繆西莊女封恭人次瓌娶庠廩士孫
維揚女次璠娶太學生項朴齋女次玘聘錢湖山
女女三長適湏別駕孫誠次適杭經府子重本次
適太學生孫三川子庠生林孫男一太學生禹謨
娶太醫院吏目劉貞泉女孫女三長適沈文驛次
適節推孫百川子延嘉先是太常君業奉恭人柩
葬之虞山祖塋所而青烏家訝穴有水頃太常君

又擇吉壤于大和東始里卜以庚辰年十二月十
一日丙午遷恭人就公而合窆焉因自為狀以謁
銘於余余惟恭人姑余母而公嘗以女諾余長子
治之聘太學君又嘗以女諾余仲子澂之聘雖女
各不育而姍好則接三世篤矣余雖不敏銘其何
辭蓋太常君孝覲縷狀其二人其居常者余不悉
論也而復著其所聞於醫士謝君輅者謝為公里
人雅知公一日言於余徐之黨嘗猝戲問公曰人
謂公操管籥以橐中頗私有諸乎公佯應曰有之

他日又問公又對如初其人曰既有之私今安在
乎公乃呼太常君出示之曰吾所私有者此子耳
其人大噓去公蓋謂天鑒吾無私因以此子賚之
是時公已識太常君必發矣太常君磊磊德業既
足名世為社稷臣而太常君今又有子太學君方
博綜群籍善于屬文而蜚有雋聲行且踵美于太
常君然則公之食報於天獨發太常君也歟哉銘
曰
少之時為公子及其壯也為封君及其老也為大

耄賓穹旻之嘏公也可謂純矣而公不負乎穹旻
長厚以宅心廉靜以禋身其容止也溫溫其言動
也恂恂所驚者誼而所敦者倫三命滋益恭走必
墻是循噫若公者豈不善始善終為兩間之完人
矣乎大河之濱樂丘維新卜云其吉而公斯返真
淑媛亦蒞而同穴以親佳氣鍾鬱慈尚利其後昆
詩不云乎宜爾子孫振振兮吾於斯乎亦云

明奉直大夫廣東鹽課司提舉太湖陳公墓

誌銘

太湖陳公者大中丞虞山公之從子大司成琴溪公之仲子也中丞公以政事司成公以文學咸卓犖聞望為當代所推公性資雋穎風神朗秀而又夙薰於二父間其所聞見類非尋常者蚤歲銳情舉子之業治經為文亦既蔚著華采為有識者所器矣繇邑庠入太學與海內賢豪者遊相觀以靡而藝益加進司成公與魯恭人俱即世門內外事遽叢集於公公用志遂分業以家奪屢試場屋而屢不售也乃乘強仕之年謁選天官拜光祿寺監

事會

先皇帝青邸講學侍從皆遴簡以充而公獲與焉公翼翼雍雍翩翩如也當

先皇帝心既滿考晉署丞

先皇帝親灑瓊翰作中正二字特賜以寵嘉之

大同迫虜虜數為邊患而守土奉職者恒難其人當路才公則以公出為大同府通判專理兵餉夫軍興所資莫餉為急前此播虔吏溷出納之際培狗侵牟故兵常缺食不能宿飽踵相病者久矣公

潔以律已必以蒞事詳覈徵籍而按實行之無苛
於歛無滯於散挹公絕私儲蓄羨衍而應令蜚輓
所在給足不復若疇昔使士卒赴鬪者苦枵腹而
憚捐軀矣乃議增陴乃議繕械乃議訓練乃議屯
種諸有關鄣徼而最切要者白諸上官次第修舉
靖共在位黽勉匪懈歲庚申虜擁數萬衆環攻左
衛城甚急而鎮兵皆先期他調倉皇莫禦公盡籍
丁壯雜編家人躬擐甲登城率諸軍吏協力拒之
虜火城東門且燬矣公令穴城旁以沸脂灌虜虜

為之却虜乘夜薄城突上公親築石投虜一酋立
斃城中於是鼓譟嚮應矢石交下虜氣沮喪避舍
而陣公見勢岌岌度不能支謀於主壘者謂虜驕
易我我不可示怯且與其束手坐令魚肉我孰若
偵其或瑕也襲之乃部署行枚縋城而出令謀潛
導猝掩虜營斬馘者甚衆虜驚潰宵遁而公亦因
介馬馳也墜傷左足嘗是時微公左衛城幾陷夫
公承學書生且貴介公子耳戎事非其素狃而機
智揣畫勇略奮迅如此謂公才信矣公既力於保

障懋豎偉緒而又閔哀邊氓之橫罹毒螫也聽斷之間多以恕求情獄讞稍疑輒與平反蓋數百人無稱寃者於是閭閻德之什伍德之將佐德之而交口譽之監司賢之部使者賢之督撫大臣賢之而交章薦之而公之才名轟振於殊俗矣

天子賜白金文綺且有 璽書旌異若曰匪徒勸功亦以訓忠公其榮哉兩廣自被島寇繹騷政久弛當路又才公則擢公提舉廣東鹽課公所轄鹽場凡十有三為里動數千境甚遼濶私販之徒

吏受賕不能戢而法鹽不行鹽商舊所乘白槽船多為賊所焚而惧冒厲禁不敢以他舟載之而商又不來國課歲逋習為故常公至移文諸務令根捕諸為奸者悉寘之法宿逋緩弗亟徵以安輿情而第下嚴令戒勿少虧新課商艘所載一切聽從其便遠近輻輳鹽得遍鬻而課至有餘矣公又承部使者檄兼提舉市舶司公乃平番貨之直禁民無得低昂而官所征歛耦俱從薄華夷互市各得其所番禺南海麗省之鉅邑也會二令皆缺部使

者業已檄廣州通判攝署矣而督府敬重公才則更以檄公公力辭之不從且加檄以闔府糧事公綰四篆章并府任而五也且當大都會孔道之衝藩臬星羅冠蓋雲集案牘簿書輻輳紛委而公馳蒞諸衙區綜庶務日無停晷夜每達晨泛應如流動中肯綮上下之間無不服其諳曉而敏捷者蓋公才名日益籍甚而旁睨者之忌亦從此萌芽矣公獨一子嘗從余長子治學竭有進取之志畿試下第輒憤鬱而亡公在官聞之盡傷幾絕不復能

視事宦興頓替會入覲過家痛子不見哭以成疾而所見穉孫孺然一童遂不復北轅而公亦坐哆侈免矣公本優於才則以計然所未盡用於國之策而施之家擇人任時逐什一射贏為生產計湖山佳勝之處爰拓先業携歌童舞女恣遊縱飲笑傲終日蓋人徒知其歲殖貨利以貲雄邑中不知其盡暴所有外眩矜詡而橐中實鮮有藏錫也人徒知其日邇聲色極人間靡麗之樂不知其况之無聊心之不平有人所難堪者而不得不假托

於物以強自遣也蓋居無幾何疽發於胸而奄然不起嗟可悼也已司成公先娶於顧生子道繼娶於魯晚而得公最鍾愛之而公事司成公與魯恭人極孝奉養祭盡志盡力中丞公初無嗣以道後之司成公念魯恭人有協相起家之勞悉以業貽公既而中丞公有子則以司成公所貽於公者而析以與道公一一惟命敬聽弗違而事中丞公真得其懽心歲時餽獻滫瀡相屬公配夏孺人經歷公諱之女有淑德先公卒而公不續娶幼弟今

太學生堯仁司成公以托於公而公撫之有恩堯仁亦恩之公於用財若纖然亦好行其德時募餓夫掩道上齎骼謂澤死者賙活者可兩濟之梁於通津尤不惜捐費嘗割田百畝助里中長賦之役郡守為贈坊額表之有倡義崇仁之語人或有覲覲於公者公不樂應然公襟次爽豁接遇和煦平生亦未嘗有所伎求於人公之先福之侯官人宋秘閣校理陳伯暘始徙南沙再傳徙常熟又三傳為繼芳繼芳生璇璇生稷稷生中丞公察司成公

寰而璇稷皆以中丞公貴贈光祿卿公名文周字
汝中太湖其號晚歲改號觀如道人蓋在釋氏書
言人世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而人之處世應
作如是觀公有味其言而契之因取以自號夫亦
有所概而然也而人今觀公辭世太速則誠有電
如露如夢幻如泡影如者矣未必非兆云遡公之
生為正德丁丑八月廿有三日其卒也為隆慶辛
未八月初六日春秋五十有五子名欽明娶余同
年友刑部郎中補菴華公仲子鴻臚元臯公女生

汝愚今甫十二齡而華孺人誦栢舟守之公女二
長適余仲子庠生澄次適廣藩叅議益齋趙公子
翰林吉士用賢公之行狀其所叙述付公之弟與
孫齋詣余請銘墓而余按之者也汝愚聘余門人
浙臬僉事笠洲王君女孫女一尚幼公徃卜吉壤
于虞山北麓興福里中欲葬夏安人權厝他所而
為合壙以自待汝愚涓隆慶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奉公葬其中因移葬夏安人與公合成公志也銘
曰

以公之智効其官也可稱能臣國允利賴奚負乎
簪紳以公之意承其考也可稱能子家益恢弘奚
忝子門第南山之南巘聳湖涵公返初服而寄興
其間放浪沉酣蔗境晚適孰不歆其甘北山之北
蜿蜒地脉公樂斯丘而歸全其間未寧窳窳風氣
攸鍾裕後其有繹

明王母郁恭人墓誌銘

今士大夫談吳太倉王氏世望之盛者多本之厥
先少司馬質菴公若宋太原晉公三槐故事是固

然矣而或者則曰王氏有賢母有令妻則又指郁
恭人言之也恭人慧性天篤警穎不凡自歸思質
公杼閫以內事若家廟蘋藻賓客牢醴以達於絲
枲米鹽胥智以効之卓越於恒矣而至其從夫子
馳驅燕薊間繼又節制海邦出入塞垣凡所畫策
凡所條疏鮮不與知大端而間為密計之而其計
又朗照淵識慮合機宜足裨丈夫所不逮故思質
公時時采之用能上協 廟謨下制群力虜雖或
跳梁即出師禦之被大創去而天下稱偉二子世

貞世懋世所希有才也自其為童子時便出語驚
座而恭人知其為王氏英物勗之以聖賢沃之以
古今弗以犢餼寄愛故二子皆式克用又弱冠登
第博綜既富狹陋俗學與海內才子十數輩力追
丘明遷固及騷選以來諸古文詞振起浮靡而天
下稱傑王氏繼繼信盛矣而頃歲顧不幸父子並
以直道風節兼之功名烜赫為時所弗容至有已
未之慘世莫不惻之然未有明炳幾先而蚤進徙
薪之說者獨恭人於其時履盛懼危每思質公有

大勛績祿秩 詔進報至輒咨嗟涕洟竟夕輾轉
若司隸在戶者其家人罔不怪之也而其後料果
中闔門鼎沸一愛女嫁張氏者在邸舍以噩死恭
人將從之已而省曰幾悞矣善人罹殃毒流縉紳
彼造孽人亦亡無日矣而胡不忍以湏之乃東歸
為掃除思質公墓計而臺諫已數數起攻竊弄威
柄者

先皇帝明聖賞言者直而法用事家敗矣是時今
上又興於是恭人喜且泣即日遣世貞世懋詣京

師叩 闕訟寃

上俞之事下吏部議果核有 詔洗雪前御史大夫
夫誣枉事復其官而世貞世懋亦為時所推轂鵲
起翩翩仕為山西按察使禮部員外郎矣向令其
狗小見汶汶為夫子死直死耳夫子名跡疇與暴
之子恭人雖一婦殆天令啟王氏盛又佐其緩急
而所繫涉非偶然也然則今海內籍籍稱世家賢
公卿內助其彰明較著若季氏之有敬姜呂氏之
有申國夫人而指必為今王氏屈其一者有以哉

方恭人之遭劬幾載也備極荼蜚至是親睹白日
春煦向榮而二子又方颺於時 恩命進封且旦
夕下而胡恭人之溘就木也豈曩時忍死夙志幸
已克酬而亟亟然下報夫子慰之於九原耶不亦
可悲也夫二子固有文而吏事亦精絕所至瞻治
狀洽民譽乃恭人則嘗教之第坐思質公錮導晦
丘園久屢蒼生之思其頃為公車剡出者恭人命
也其建豎未有涯云郁世居本常熟弘治間分屬
太倉遂為太倉人恭人太太父按察僉事容大父

華容知縣勲父典膳遵母劉恭人卒於隆慶庚午
九月九日距其生為正德丁卯四月十七日壽六
十四世貞娶魏氏世懋娶章氏女一適太學生張
希九即死於孝者孫五士騏聘沈氏次次俱幼未
名為世貞出土駟聘袁氏次幼未名為世懋出孫
女七為世貞出者長適工部主事華叔陽早卒次
適朱木次許聘華次許聘徐次育於從子世虔許
聘張為世懋出者長許聘楊次許聘凌恭人卒之
又明年壬申正月二十二日世貞率世懋即項溼

陽思質公兆奉恭人合窆焉其前一月二子手太
史荆石王君狀過余拜稽乞銘夫太史恭人里中
產也其言當核余何足加之第念恭人為余年家
嫂氏而按察君方為其幼子議聘余子治女禮部
君又為余曩所舉士誼不得辭乃最其事之大者
書之若夫事姑賑族養厥母養厥妹及廩外家之
遺孤諸媿德懿行蓋在他婦所難而女士若恭人
宜其優為之種種甚多不可勝言也銘曰
氣清淑兮鍾自坤輿注精芒兮從婺之墟德容有

婉兮淦而若瑜命服斯煌兮翟而流珠隨夫君以
叱馭兮勉盡瘁乎簡書內含章以默贊兮運帷籌
其孔紆甘嫠恤以待天定兮忍未亡於須臾保詰
胤而玉立兮揭名世之鴻儒矢勵翼於熙朝兮
共翱翔於霄衢家閥繇之彌恢兮邦彥藉以增譖
貽徽音於寰域兮復還元於泰初佇褒綸之重
賁兮耀龍光於玄廬福裕後其勿替兮衍善慶之
有餘

明故庠士起虞先生郭君墓誌銘

常熟吳文獻邑也士游歌鄉校中者無慮三四百
人數性行詞業率多以爽閎輕俊敏利捷給為賢
而夷靜謹介者不與也蓋予自為諸生時見俗業
已然矣而獨於嫺黨間得先輩一人焉曰起虞郭
君則所謂夷靜謹介人也郭君故良族居邑之雙
鳳鄉其祖諱本號存耕自雙鳳鄉徙入邑城生君
父諱棠字希召號一新世有令德至一新先生為
儒族乃大君為一新先生長子生而秀穎好潛靜
寡言笑既長稟一新先生教攻舉子業正德中為

督學張璿御史者選入邑庠為弟子員時一新先生已老厭于學日與諸常所往來者為飲集君心知其故家素貧窶猶每會必致酒殽奉其親與賓朋洽懽而自輒閉戶治經史績文無餘暇或有延之家塾者則益以其資備物奉親初一新先生在學校學行最出諸生上其以增廣生試場屋視科第可唾手取而晚竟不收意常悒悒已乃見君能養與學則又未嘗不色沾沾喜對客詫君為吾家千里駒也孰意君後又不諧於時然里中先生長

者論士則不以其不諧於時而不敬重君也蓋君為人形貌眇小辭氣不揚人初遇之直視之尋常爾及退而考其行則敬而不肆貞而能立不以顯修不以冥情其居校中也時其戚有與人爭被毆死者毆人者故多金聞君與死者家善乃夜謁君求解君叱之君家有老僕蓋其大父時人也濱死有厚貲無子可屬以君仁厚素有恩欲屬之君竟不取君家在廛市君夜讀有女欲奔之君正色以拒女大慚去卒以節自保君初不育其配沈孺人

蓄有一婢頗端麗孺人勸君納之君曰吾寒士安得有妾後竟不御其好修如此而狀又稱君內行甚純親死久一日發其詩讀之淚潛潛下弟為椽沒柩停於寢不能葬君為之稱貸以葬與人交久而不厭即有犯亦恬然受之或有攻其過者雖過直不以為忤也以故人見之輒愛敬交口嘖嘖稱良士邑中舉賓筵典必擬曰郭先生其人乎而君過自引避逡巡不就也吾向所謂夷靜謹介者非耶君諱元望字恒甫以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十五

日生嘉靖四十年三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五曾大父瑀妣張氏大父妣方氏父妣顧氏配即沈孺人賢而慈慧能相君起其室生三子一女長登賢娶嚴即予妹次應賢娶魏繼王次尚賢聘趙早亡女適庠生李四奇孫男六梅彬森杰梧校梅娶程彬贅沈森聘章杰聘屈梧許贅徐校尚幼孫女二一適陳如鑑一許繆早亡曾孫女三俱幼登賢應賢梅俱庠生有髦譽而尚賢嘗以孝行旌于有司其餘皆蘭森玉立君在時每晨夕奉起居誦誥

聚膝下客至以汾陽領之故事戲之君笑以為然也然史稱于公王賀多陰德有後若君者真其人哉真其人哉君卒後登賢等卜以 年 月 日奉君柩葬于虞山寶嚴灣之原以予向職在史氏且知君者來徵銘嗚呼君固予姻黨中賢者向訃至予方惜其死不置茲尚忍銘君耶而其子則書再至矣乃具銘銘曰

吁嗟士人維民之則兮利慾交趨矯虔攘攫兮勢決滔天厲禁曷禦兮君抱淳一條 罔鑿兮重賄

空處當是忽字

冶容胡為我接兮棄之若遺師我先民兮魯男有光伯起趾美兮積德冥冥不愧長夜兮有嗣如林迓我休祉兮我銘厥藏以詔來裔兮

明強學蕭先生墓誌銘

強學蕭先生名允禎字賢甫余從姑夫嗣曾父也靜菴先生奎由進士仕為雲貴提學僉事為人端方潔廉稱其為儒者宗實先生之祖於余姑夫為曾祖先生心師乃祖因欲其子繩其武也遂命之曰嗣曾而先生為人實無媿為提學公孫云先生

年十四五即絕去童心力學為儒甫弱冠益日事
檢身之學法朱文公投豆為書一冊號日省錄日
檢意念所發畫白黑圈以識之始者白黑兼既乃
白者勝黑亦欲如文公駸駸焉日向於善乃已家
本貧惟宅一區有弱先生者計蕪之先生遂以與
之自是惟僦屋以居既為邑庠弟子員人多延為
塾師先生敏學並篤嘗館于錢氏錢氏作書室如
洞狀四面皆漆先生讀書其中每夜達曙其主人
已晨起而先生尚未寢也居久之為漆氣所中遂

得濕疾下體痛甚先生猶復誦習不廢其疾益深
醫不能療遂痿不起先生乃嘆曰嗟乎是余之命
也夫是余之命也夫亦無所怨於天焉因讀醫書
見素問論痿乃又嘆曰此誠痿所繇致何醫者之
罕有明也由我觀之天下之人其不誤死于醫者
幾希矣遂博求古方書細綜之為醫學類纂而因
學為醫凡所投圭匕無不切中人病人多療者先
生雖已痿處牀褥然愈益勵志謂近世習舉子業
者不體聖賢立言宗旨謾勦蕪詞以塗耳目無益

於世用乃即孔孟書研覈經傳依蔡虛齋氏所著
彖引增入諸家善發義理而其說不詭於孔孟者
間附以己意輯為一書號四書精義是書既成又
有感於孔子假年學易之說乃更究心於易陰陽
消長之道卦爻變化之蘊靡不探討凡諸家說易
而辨者亦彙撫焉號易學二書皆手自書寫即涸
寒隆暑無間其子恐其勞勸且少休則曰我自樂
之何勞哉先生既殫心二書常執以教人亦以教
其宗鄙子姓凡得其教旨者多所成就先生信古

好學前三書乃其大者其他亦徃徃泛涉至老彌
動不衰即病革猶尚挾卷以稽也未屬續之前三
日召余姑夫語曰吾所訂五音六律度数凡若干
紙汝諦察之尚有譌若佚焉者乎余姑夫細讀一
過復之曰是覈且詳矣乃頷曰果覈且詳吾無憾
矣先生且死如此生平可類推矣冠婚喪祭必古
禮是遵教子以義方行止語默必繩以度子輩如
迪所訓則喜動顏色否則怒且詈一遷善亦即已
先生誠貧先生誠無日不自怡誠有簞瓢屢空晏

如之風為醫療人略不責報人有餽遺即以辦藥物為療人具苟不給輒先貰之藥市中諸子時時勉為償之即先生身後尚多逋者常稱曰我能療一人即我行一陰德何必計我貧也為醫一事如此他所好行善亦可類推矣蕭氏本汴人宋季隨駕而南曾祖名韶穎悟絕人博通經史生提學公贈工部主事提學公生維邑庠生幼即警敏著作鳴一時維娶於蔣氏生先生生之年月日為弘治戊申十一月十有四日其卒也為嘉靖乙卯

十一月初二日諸子卜以卒之年十二月十有六日葬於虞山之西合祔孺人兆先生生於世凡六十八載而病之年過半先生生余姑夫為嗣曾吾伯祖培杏府君有女為余從姑為之擇壻以歸余姑夫為童時先生即教誦五經余姑夫過目輒能成誦提學御史蕭公試而奇之即令遊邑庠吾伯祖因以余從姑歸焉是為嚴氏次生嗣科邑庠生娶錢氏繼娶金氏次生嗣第郡庠生娶陳氏次生嗣進娶胡氏生女適邑庠生龐士英余姑有字不

育以嗣科次子一誠及長女為後一誠聘施女諾
褚嗣科生一元為長娶盛幼女未諾嗣第生女諾
錢嗣進生一道聘周女諾吳先生之卒也余姑夫
奉先生命徵余銘其墓中之石時余典文南畿方
北上余姑夫追至江滸泣語所以而先生從弟東
塘先生亦先生所教者邑中所共推篤行君子也
貢為鈞州訓導時方同余舟補選天官因相與從
史始東塘先生與余同會文數為余談先生善甚
詳至是復約其大端云吾兄有五甚身病甚家貧

甚志堅其行方甚義高甚余知先生稔者謂斯言
信不我誣也遂抽其旨為之銘曰
人謂先生病余不謂病蓋病於身不病於心即病
何病人謂先生貧余不謂貧蓋貧其家不貧其學
行即貧亦何病然則先生今死矣而翩翩有子克
紹其志即死不死匪徒不死有言傳久是又不可
彼自反而疾惟賄是守及身歿而影響銷歇無復
有者其與先生孰得孰否我銘其藏俟慶厥後

嚴文靖公集卷之八



